

□聂鸿孝

豫南,40多年的行吟和期盼。豫南,晴日板结、雨来泥泞的土地,却是子子孙孙繁衍的沃野,地图上的小不点,留存楚令尹孙叔敖凿沮开渠引水灌田的史迹,铭记陈政、陈元光父子八千里路入关开漳的功名,传诵清代大植物学家吴其■沿河辟建植物园的佳话,光耀一代共产党人传播真理星火、开辟豫南根据地到跃进大别山的伟绩丰功。

豫南,又是穷与苦的从生地。“南山坡上种熟地,北大冲里开生荒,东滩栽桑撒蚕卵,西洼放牧牛和羊……”一代代人念兹在兹。风灾来了,旱灾来了,旱象未除,涝灾又至……“民之劬劳兮,辽辽未央兮”。男人把苦难塞进烟斗里燃烧,带给耕田上风化雨蚀,女人则把创伤埋在家务堆里生梦梦里。多灾的土地生长着庄稼,生长着爱情、生长着不懈垦殖的故事,于是有了灶王爷的传说,有了千千万万个“郭丁香”……

大别山教我立起,史河水滋养我血液。我学着前辈人,走在豫南土地上,坑洼注洼、磕磕绊绊,一■一滑,每一步都扣在历史的琴弦上,苍凉的旋律回荡的是农家的精神底色。

你到过豫南读过固始吗,见识过豫南人的胼手胝足、淳朴大气吗?品味过《郭丁香》吗?我搞公差30年,走着这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与面谋与目谋与神谋的都是风

玉兔盈丰岁 金龙赶早春——龙年春联新作

□徐生力

弘此远汲升玉兔；扬其广翼舞青龙。兔爬山岳和谐世；龙接海天幸福年。梅香雪海寒天下；春染红桃绿柳中。山堆瑞雪劲松挺；燕剪和风垂柳斜。雨顺尧天龙世界；风调舜地凤精神。赶月追云欢旧岁；呼风唤雨喜新春。瑞兔团圆天赐福；祥龙会聚福临门。兔上天宫圆昔岁；龙传华夏赐永恒。兔跃天河难忘日；龙行天下纵情时。福兔昊天波水彩；金龙舆地绘丹青。银兔悬天晖地角；蛟龙出海向穹苍。兔脱宫舟天接吻；龙飞首尾凤和鸣。风雨兴禹龙出海；天时利矣马扬鞭。海之使女播春雨；龙的传人立夏言。灯红喜置上元日；酒绿欢歌中国龙。

我这十几年

□彭国强

回顾十几年的语言文字工作,我感慨万千——

我是1996年11月河南省第2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1997年3月第9期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毕业的。从那时起,我参加了河南省大规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当时河南省测试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经验可寻,那时工作真叫艰苦,都是“大规模作战”,测试员都是跨地区测试,集体吃住。记得第二期培训班结束去汲县师范测试,当时已是隆冬,出差时穿着丝袜,冻得不能自抑,买袜子(不小心)又误买了两双女式的!一车的测试员都笑我。测试中若发现有评分标准问题就通知开会讨论,有时凌晨一点多还在开会,第二天还要照常测试。那种情形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当时河南省语委办主任是杨智磊,他那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至今仍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测试员。

从1997年8月河南省第6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开始算起,一直到2011年暑假第22期,我一直参加了15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的组织管理工作,并承担《普通话语音》和《普通话测试中的朗读》两门功课的授课任务,还兼班主任。十几年来,培训班共为我省培养了3000多名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他们至今仍活跃在测试的第一线。因为历史原因,我省的测试任务重、待遇低,广大测试员基于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热爱,不讲任何条件,甘于奉献,体现了我们这支队伍的高风亮节。最繁重的测试任务大概集中

任我徜徉

景都是歌都是情。

近处的亲戚来了、远方的朋友同事来了,主人像过节日一般。一家老小、街上买、地里拔,倾其阮囊为七碟八碗、推杯换盏,其乐融融。外面的世界精彩,故里的人世沧桑……日子在席间嚼得多滋多味。别时还是依依不舍,相约来日再相见,再道亲朋不走不亲。

豫南春来,草茂木荣,村村寨寨缭绕绿色祥云。田埂上,农夫扛起犁耙,牛背上绳驱;菜园里,老人剔裁侍弄,一畦畦菜嫩嫩的、水淋淋的。油菜花扬起遍野金黄,布谷声中,农夫牛鞭一甩,犁铧翻起泥土浪花。

村庄里青壮年劳力呢?此时在千万里之外商海里踏浪,中年人就山一程、水一程颠簸在路上。路的一头是村庄的清晨,鸡鸭鸣吵嚷着出笼,摩托车、机动车流出村头。县城,闹声敞开新的一天。

大雁南飞,故人南来,是豫南独有的风景。豫南人经历了太多太久的离别。1300多年前,豫南古道上,车鳞辘,马萧萧,旌旗猎猎,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奉诏率58姓3600人从

这里远奔闽粤交界。“开漳圣王”成闽42年里,厉行新政,镇抚土著,除乱安民,直到马革裹尸血溅疆场……圣王殉职170多年后,王审知又带乡民5000人投义军辗转入闽……豫南人、闽地客从此闯进了蛮荒之域,传播豫南人的吃苦耐劳,屯垦、兴教、治水、务农桑……中原文化像蒲公英的种子飘扬海内海外。而今,阔别的同胞终于回来了,大别列队,史水奏乐,古老的村庄、河畔、古城遗址,静静聆听宗亲同胞们寻根谒祖、上香叩首。相见时难别亦难,揣上一■故里泥土于杯中,擦擦眼睛上路了。固台祖地——固始与海内外便有了相连的根脉。

我的乐土是豫南的一个小小村落,聚集了祖辈裹足于此的人们。同代人中我是沐浴改革春风第一个走出村巷的幸运儿,家居城关28年,谙熟了城关街巷、楼宇,然而穿梭闹市城厢,常常走到了乡下,走到儿时的村子里……野水塘边摘菱角、剥菱壳、掏黄鳝……扯开的一条条苍白、弯弯的羊肠道上耍不尽的童年。村庄的林荫,秋田的荒芜,小桥流水,皑皑白雪,老人的满面沧桑……唤我在城乡之间一路风尘。我的眼睛始终顾

从孙子斩“美”想到的

□冯学忠

相传,春秋时代,吴国有一位姓孙名武的著名大军事家,被世人尊称为“孙子”。一天,孙武将他的《兵法十三篇》呈给吴王阖闾。吴王看后赞叹不已,有意起用孙武为大将,但不知其是否有真才实学。于是,吴王想了个主意,令宫中美女108人,分为左右两队,命二宠姬为左右队长,让孙武全权指挥,御前演练。

孙武欣然领命。演练前,孙武三令五中,但三道鼓罢,宫女们嘻嘻哈哈,东倒西歪,阵不成阵,伍不成伍,特别是充当左右队长的二姬,以为有吴王宠幸,更是有恃无恐,摇摇摆摆,扭扭捏捏,丑态观因素外,与这些地方纪废弛不能说没有关系。由于不正之风作祟,基于个人私欲,某些人置中又从宫女中挑选二人作左右队长,在孙武号令下继续演练。结果,步伐一致,阵容齐整,冲杀进退,井然有序。宫女们再没有一个违犯军纪的。这时吴王虽丢失二位爱姬,但授予孙武全权指挥有言在先,成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同时,吴王也确实看出孙武有胆有识,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遂起用孙武为吴国大将,使

盼两个群体。我一向是迟钝于透过什么看到什么的,此时,登上城堞,我沾了古人的灵气,浮想联翩……

豫南的苦日子让前辈们扛走了,留给我们是另一种境界。含嚼鼓腹,土坯坑、土锅灶的冷硬挥之不去,高档沙发、茶几装点一室生辉,耐得我频频擦拭飘落的粉尘,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了,我是在享受富丽呢,还是为物役而累,我又记起了当年茅屋里长板凳的简便,本是土里生,弃不去灰土的亲近。

今秋,豫南大地端出一片金黄的那一天,我探访的双脚踏进大别山深处。坐古树下,山坳打开空调,依山的农家阁楼揽我入怀,超市里难见的山肴野藪上方桌,一时间清风拂面,山腰飞泉入厄……我陶然于都市公园的凉亭里。

我的脚步就在这城乡之间流连,我在丈量着距离,期待着来日。曾染足齐鲁寿光、吴越绍兴品读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的鸿篇巨制,驱车、徒步山阴道上,他乡的,竟有些忐忑、有些恋家……

凭栏遥望,豫南固始何处?我寻寻觅觅,两千年文化不仅是广告词,固始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是生生不息的,需要一代代传下去,激发更为强烈的创造欲。月夜我独步史河岸边,掬一把凉水洗面,顿时,古往今来固始多少人与事都随乡愁到心头。我和母亲河一起静沉思……

东吴曾一度称雄一方。后人从孙子斩“美”这个故事中悟出一条道理,叫做“兵不斩不齐”。

“兵不斩不齐”这句话颇有哲理。贤哲前人曾有一句名言:“乱先须用重典”,那么盛世要不要重典呢?毋庸置疑,当今我国正处开国以来的盛世而绝非乱世。今天虽处盛世,但也绝不是没有一点阴暗面。改革开放以来,在从我们的国门“窗口”进来许多好东西的同时,也进来一些苍蝇蚊子和污泥浊水,一些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被取缔和铲除的腐朽的东西,又重新抬头,死灰复燃。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屡禁不止,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除客观因素外,与这些地方纪废弛不能不说没有关系。由于不正之风作祟,基于个人私欲,某些人置中三令五申于不顾,视神圣法纪如儿戏,弄权渎职、贪赃枉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在这些人的庇护下,不法分子有恃无恐,为非作歹,危害人民,气焰嚣张尘上,有些地方竟出现好人怕坏人的现象。还有这些地方,由于量刑过宽,一些坏人虽经“一进宫”、“二进宫”甚至“三进宫”,但由于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

惩处,“出宫”后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继续危害社会。曾有这样一 个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竟向人民群众示威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喝两年稀饭吗?出来老子还照样干!”还有一些共和国大厦的蛀虫、败类,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是用于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是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到处伸手,大发横财。这些人心存侥幸,总想着中央反腐败是“雨大点子稀”,淋不到他头上,岂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雨点子”迟早会落在他头上,不信咱走着瞧!

当然,“兵不斩不齐”也是相对的。执法要严并不等于苛刻。对于一般犯罪,应视其情节,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适当从宽,以儆效尤。但是,如果失之过宽,该用重典时不用重典,法律武器就不能发挥震慑罪犯、保护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样的,如果执纪不严,纪律也就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也就不能扶正祛邪、抑制不正之风,对于那些敢于玩火者,也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欣赏了孙子斩“美”的故事后,我们是否能从中受到点什么启发呢?



□耿纪家

黄海不黄 渤海却泛着微微灰黄的波浪大连连着广袤的陆地 亦连着一望无际的海洋更连着有形无形 可视莫测的海内外市场

岂止是优良海港亦是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肖东撰

□东西

雅轩小窗对后园早梅新探一秀枝萧萧寒九盼东风遍吹冷香到天涯

一个关于信仰的真实故事——长篇小说《桂花开了》读后

□刘永胜

这是一片热土。这片热土是一首诗,一首回味悠长震撼心灵的诗;这片热土是一幅画,一幅风光无限令人流连忘返的画; 这片热土是一本书,一本中国革命史的教科书……

这饱含深情的句子,出自刚刚问世的长篇小说《桂花开了》一书。而这部书则出自我市两位文学新秀之手。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信阳,对这片被他们形容为“如诗似画的家乡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爱恋。

这两位文学新秀,一位叫代谦,一位叫李昌斌,都是地道道土的信阳人,他们长期生活、工作在这片热土上,对这片热土有着强烈的眷恋之情。自然,他们对这片热土上积淀的历史文化,更是钟爱有加。也可以说,他们对

新县永新

□宋宗桃

13年前,我到新县出差,第一次认识了新县。它不光名字新,而且它的一切也都是新的。仅仅两年后,第二次去,参加“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工作现场会”,发现它的变化非常大,几乎叫我认不出来。同事问我有啥感觉,我搜索枯肠,最后归结成一个字——新。2011年10月底,我第三次到新县,也是参加一个会议。有同仁说,你已经是三来新县了,应该能梳理出一个对新县的理性认识了。我想了半天,说,还是只有一个字:新。新县是日新、月新、年年新,日新月异,可谓“永新”县。

一新——革故鼎新,浴火重生
新县之新,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上。新县原叫经扶县,那是1932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以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名字“经扶”设立。1947年8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解放了经扶县的县城新集后,当年12月,根据刘伯承的提议,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这个“新”字,包含着多少语言诉说的了和诉说不了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痛苦、欢乐与幸福,回忆、憧憬与展望啊!从那时至今,不过短短的64年。所以新县在中国2000多个县中,不仅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县,而且也是由共产党人命名的为数不多的县之一,因而新县堪称最新的县。

二新——红色土地,永不褪色
新县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山区县。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鄂豫皖苏区的首府,而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井冈山的全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建国后,在新县县城南面建立了“新县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和“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位于小潢河东岸山坡下,占地30余亩,是一座仿古建筑群,古色古香。馆内陈列着一大批革命文物和斗争史料。记得上次参观曾看到了“列宁号”飞机,不知道啥原因,这次没有看到。据说,这架飞机原是国民党的飞机,因事故迫降被我红军缴获。所以,新县也是我党拥有第一架飞机的地方,由此设立的航空局也成为新中国航空管理机构的前身。据介绍,英雄的苏区人民,在这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直到全国解放,仅新县就牺牲了6万多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9万人的一半

相信谁都无法拒绝。我们所过之处,看到农民很多家都有汽车,房子的漂亮程度,让许多都市人羡慕不已。所以,新县之新也在于面貌新、气象新,全县到处生机勃勃,涌动着春潮。

前面提到,新县可谓“永新”县。无巧不成书,而“永新”恰恰是江西省的一个老区县。这两个“新”县可比之处甚多。第一,它们都是享誉全国的将军县,从这两个县都走出了40多位开国将军;第二,永新是毛泽东“三湾改编”的地方,而新县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第三,永新有毛泽东的“武妻”贺子珍,而新县有毛泽东的爱将许世友……可见,新县与永新有着微妙的机缘。也许,你会说,这段话对于全文来说是“节外生枝”?不过,我想还不至于。因为,我们谁不愿意由这些红色源泉流布出的红色江山“永新”下去呢?那就让我们以新、永新共勉吧。

大连·海的哲学

海阔天空
一任思绪自由翱翔

去放眼一色水天
去金沙滩上自由徜徉
去同五色卵石戏耍
去真切的现实中寻找绿色瑰丽奇幻的梦想
这里远离了烦累吗
黄海不黄 渤海却泛着微微灰黄的波浪

二
面对白纸作画禅
一笔一画绘流年
图成酒润尽烟云
香茗一杯心陶然
赌博吟
时人嗜赌皆想赢
虚度时光误平生
世间处处都在赌
人事谁谁不爭胜
赢家有术用心机
输者顿足怨命运
胜者骄傲恨根者
最终谁是常胜人

长篇小说《桂花开了》是以当年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四方面军、后在西路军西征途中被俘、继而失散的女红军为引线,再现了当年西路军中失散儿女在河西走廊悲壮的历史以及后来重返大别山同日仇斗智斗勇的故事,重点描写了她们不同的理想、信念、追求,小说通过历史和现实相互交汇的故事情节,生动地演绎出了那首在大别山区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丰富内涵,给人以神圣的生命的洗礼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桂花开了》一书不仅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旖旎的大别山自然风光画卷,描绘出了这一区域丰富的历史积淀;而且使人在阅读之中仿佛聆听到了一首首婉婉凄凄、别具一格的 大别山民歌。也许,你还会在不知不觉中生出一览今日红色胜地景观之冲动。从峥嵘的岁月中走来,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走来,鄂豫皖——这片诞生了349位共和国第一代将军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历史册页不断翻动,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翻新——这是一段写在小说扉页上的话。的确,作家在《桂花开了》这部书中所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也是他们饱含深情为读者所打开的新的历史册页——这,也许正是作家的一大用意所在吧。

深山藏小村



肖东撰

□东西

雅轩小窗对后园早梅新探一秀枝萧萧寒九盼东风遍吹冷香到天涯

授予少将以上军衔……
正因为有了对这片热土的拳拳之心,在十余年潜心研究从大别山走出的红军西路军队伍过程中,两位作者的足迹踏遍了大别山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他们走访了很多红军老战士、老同志,收集了近百万字的各种历史资料;他们拜谒过烈士的墓地,凭吊过鲜血染红的战场,感悟过先辈的情感,聆听过那久已消逝的生命独白,还有那难以述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他们经年历月,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终于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将一本长达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桂花开了》奉献于读者面前。

打开这部小说,一幅幅奇异的画面扑面而来;那粗犷厚重的荒原令人遐思,扣人心弦的战场激昂励志;泣血悲情撑起终生承诺,爱情绝唱萦绕生死守候……